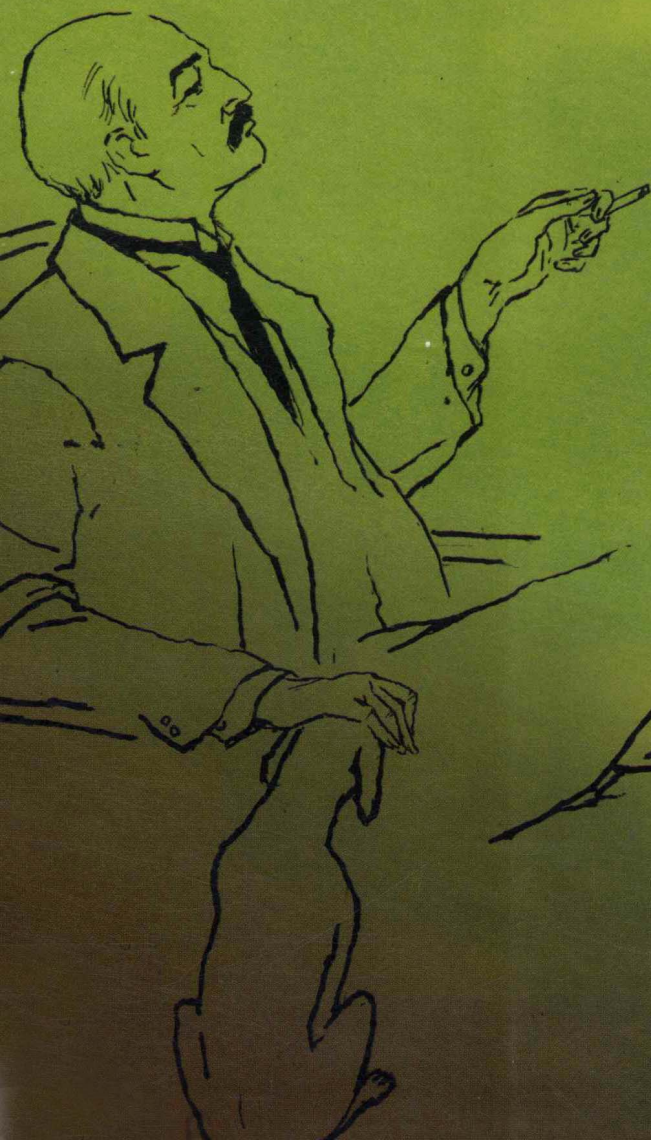


【英】 莫里斯·巴林 著
孟 昌 译

记忆中的木偶戏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中的木偶戏/ [英] 巴林著: 伍孟昌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ISBN 7-5006-5153-8

I. 记... II. ①巴... ②伍 III. 巴林, M. -回忆录
IV. 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9519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28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

850 × 1168 1/32 15.25 印张 363 千字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1.00 元

本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4033570

雄狮书店电话: (010) 84039659

简 介

《记忆中的木偶戏》一书系一部自传式的回忆录。全书共 24 章,约 35 万字。作者是英国著名作家莫里斯·巴林。此书写于 1922 年。

作者的回忆从童年开始。他的童年是幸福快乐的。他出身于贵族、银行世家,生活优裕,无忧无虑,从育儿室时代起,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六岁时他玩弄玩偶,经常在育儿室扮演鲨鱼,玩木偶戏。法国女家庭教师雪丽叶因材施教,教育有方,别开生面,生动活泼,她带巴林到巴黎参观圣母院,凡尔赛宫,谒见维克多·雨果墓,参观克卢尼博物馆,在剧场看演出,结果使他大开眼界,成绩名列前茅。巴林从小天资聪慧,且又肯刻苦学习。他在伊顿公学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去德国专门学习德语,到俄国学俄语,去哥本哈根学丹麦语,在罗马又学会了意大利语。他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多方涉猎,喜好文艺,演戏、绘画、创作,朗诵,无所不能,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

成年后,巴林当上驻巴黎外交官员,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1905~1906 年间他在圣彼得堡任《晨报》通讯员,他看到国家杜马的开幕与解散;在车厢里,他接触到农民、工人、商人、技工、兵士,和他们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观点和对时局的看法;在俄罗斯从里宾斯克到察里津沿途各地旅行时,他看到俄罗斯特有的铸钟仪式及其他有趣的风土人情和民俗。1907 年初访南俄罗斯时,他看到对犹太人的残酷大屠杀。1909 年巴林到达君士坦丁堡,其时土耳其刚发生革命,土耳其皇帝被推翻,他出席了新土耳其国王朝拜回教寺院的仪式,又应邀与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会面。他看到土

耳其一派革命的景象,许多人被绞死。1912年巴尔干战争期间,他在塞尔维亚发现人民的爱国心和抗敌精神。同年11月19日重返君士坦丁堡时,在一个村子里看见许多人死于霍乱等疾病,景象可怕,没有医疗条件可言,但是70多岁的瑞士女子阿尔特小姐及其友人施奈德夫人在圣斯蒂芬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和不利条件,不计个人安危,全心全意地忘我地为所有病人服务,这种精神使巴林深受感动。值得称道的是,巴林曾作为驻满洲里通讯员,不顾生命危险,前往炮火纷飞的辽阳炮兵连抗击日寇战场进行实地采访。1912-1914年,巴林在俄撰写俄生活和文学的书。在俄罗斯逗留期间,他看见俄及其人民的一些阴暗面,也看见他们的一些光明面,他认为,俄罗斯有一种强烈的魅力感。

综观巴林的一生,他成就斐然,知识渊博,通晓外语甚多,著作丰盛,生活阅历丰富,他既是作家,又是外交官,记者。本人在翻译此书时,除了英、俄文外,遇到了不少其他语种的引语,如拉丁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希腊语等,只好求助于懂这些语种的友人和译者,遂使此书最终得以完整地奉献给读者诸君。另外,作者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典故甚多,译者不得不广为作注,单从本书的注汇集来看,知识性颇强,可算是小百科辞典,有些人名恐怕有些老年人也未必听说过。

此书内容丰富,文笔生动细腻,书中的人物与事件虽然离现实比较久远,但其知识性,趣味性,史料性,文学性却不可磨灭,跃然纸上。适合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教师、学习外语者、翻译工作者、外事人员、文学爱好者阅读。劝君开卷读一读,此书自有迷人处。

译者

2001年6月14日

目 次

第一章	育儿室	(1)
第二章	育儿室与教室	(16)
第三章	梅兰德(一)	(36)
第四章	梅兰德(二)	(54)
第五章	学校	(82)
第六章	伊顿公学	(102)
第七章	德国	(139)
第八章	意大利,剑桥,德国,伦敦	(161)
第九章	牛津与德国	(192)
第十章	巴黎	(209)
第十一章	哥本哈根	(240)
第十二章	萨拉·贝纳尔	(260)
第十三章	罗马	(282)
第十四章	俄罗斯和满洲里	(302)
第十五章	战役	(326)
第十六章	伦敦,满洲里,俄国	(344)
第十七章	俄罗斯:革命的开始	(372)
第十八章	圣彼得堡	(397)
第十九章	在俄罗斯旅行	(408)
第二十章	南俄罗斯,新闻工作,伦敦	(426)
第二十一章	君士坦丁堡(1909)	(438)

第一章

育儿室

人们坐下来写回忆录的时候，往往遗憾地感叹道：“要是我写日记就好了，现在就该有多么丰富的材料任凭我使用啊！”记得小时候，伊顿公学^①的一位老师曾对我说，如果我想长大后获得财富，只要我每天将自己在伊顿公学的生活详细地写进日记里就行。他对他所有认识的儿童都说了同样的话，可我不记得我那一代的儿童有谁接受了他那明智的劝告。

另一方面，缺少日记和备忘录，对于一个追忆往事的作家，是可以有所补救的。有人说过，记忆是最大的艺术家。它去掉不必要的东西，漫不经心地挑选那些最值得铭记和记述的情景、声音和插曲。我能记得的第一件事是一棵圣诞树，我想那是庆祝 1876 年圣诞节的。那是在肯特^②的肖拉姆，^③在一栋属于 F·B·迈尔德梅先生的房子里，他娶了我母亲的一个姊妹。我那时才两岁，我还记得我的圣诞礼物，那是一只长着黄红两色羽毛的大鸟，它后来在育儿室衣柜顶上生活了很长一段时期。它虽不是一只极乐鸟，也不是一只野鸡，也许只是一只有点火红色的母鸡；可我挺爱它，它为我的育儿室生辉至少有两年之久。

其间伦敦贝克利区查尔斯街 37 号的育儿室的门帘垂落下来又掀起。在进入教室上学以前的育儿室时期的儿童看来，似乎像

① 培养英国上层政界人物的一所中学。

② 英国的一个郡。

③ 肯特的一个村庄，离伦敦 22 英里。

一生那样漫长，正如他们把房屋和空间看成广大无边一样。育儿室是在屋子第三层楼，正面对着大街。隔壁有一个夜间育儿室，那里的墙上挂着圣彼得堡彩色画。

我能记得当年伦敦特有的城市之声；四轮出租马车和单马双座马车在雾气弥漫中的碎石路上疾驰，发出咔嗒咔嗒声，除非为了照顾一些病人，在路上铺下稻草的时候；还有街上的各种外籍居民、掌灯者和卖松仁饼的小贩；经常在夏天有一个乐队和一架手摇风琴，有时演出一幕木偶戏“潘趣与朱迪”。^① 在 1917 年战争期间，街上夜色降临，却还未完全黯黑之前，黄昏的伦敦很像我童年时的光景。可是那奇特的辘辘声却永远消失了。有时对面的一座房子挂着一个纹章官的丧徽。育儿室居住着我的兄弟雨果和我，我们的保姆希利，以及两个照看幼孩的女仆格雷斯·赫瑟林顿和安妮。格雷斯照看我；安妮照看雨果。希利看护过我的姐妹们，我想，她也看护过我的哥哥们。她具有保姆饱经风霜的特点，但永远不失年轻的朝气。她最厉害的吓唬是：“我把我的旧鞋带给你。”她经常喊叫的一句口头禅是：“哼，你这个淘气的孩子，你这个非常淘气的孩子！”育儿室有一些镶嵌在金色框架里的兰西尔画像，在两扇窗门中间，一张带抽屉的橱柜上摆设着一个镶上迷人图画机械玩具。那是一只正方形盒子，它的一面是玻璃做的，在玻璃幕后面的小平台上，一个穿着浅蓝绸衣的女子坐在一座打开的键盘的钢琴前，一个舞蹈教师在它的一边指挥着，他身穿红绸紧身上衣，戴着涂了白粉的假发，穿着黄绸短袄；而在前面，站着一个小女孩准备要跳舞，她穿着薄纱短裙，珠光宝气。你把玩具上了弦，那女子就弹奏键盘；那男子一手拿打开的乐谱，另一手握指挥棒，就非常优雅地指挥着；而那小女孩就趾尖点地旋转起舞；它发出丁零

① 英国木偶戏。主角潘趣罗锅，长鹰钩鼻，他和妻子朱迪常吵架。

丁零的响声,演奏一支简短、忧郁,可极其优美的舞曲。

有时在对面房子一扇最高的窗口经常出现一个小女孩。雨果和我经常跟她互相做手势示意,我们管她叫露西小姐。我们缄默无言的相识继续了一段时间,但除了穿过马路和在她的窗口照过面外,我们从未相遇过。我们不想再多看见她。过分亲密的相识反而会损坏我们关系的浪漫情调。

育儿室,大概所有的育儿室,都特别备有两种容易消化的茶点:一种是艾伯特饼干,另一种是泡着烤面包片的水。^① 儿童要艾伯特饼干,和成人们在俱乐部里要威士忌酒一样,不是由于饥饿,而是作为谈话的一种助兴和单调生活的一种调剂。夜里,已经上了床,我们常常照例迫切地要求喝水。“希利,我要喝水,”但这并不是说谁口渴了,而是说谁害怕了,希望看见人。后来我发现,所有我的兄弟和姐妹都同样如法炮制,而且用同样的理由。可是这种惯例是完全不知不觉地传下来的。我记不清育儿室时代是怎样结束的;在我的记忆里,它毫无分界地并进教室时代了;可是初次下乡当然是在育儿室时代。

我们通常是夏天去莫尔登附近的库姆别墅,那是一座爬满常春藤的红砖房子,在房子一端有一个塔楼,一个凉爽宜人的栎木门厅和楼梯,一间挂满水彩画的客厅。隔壁是一间堆满书籍的房间,里面有一张绘图桌子和现成的颜料,一间长长的饭厅,它的狭窄的尽头是一间起居室,还有一个朝向花园的阳台。还有一个大果园、草坪、一个牛奶场、一个打手势讲话的聋哑园丁、一个农场,以及一个养鸭的池塘,我记得我曾跌落在池塘里。

库姆对我们来说是个迷人场所。我对它的回忆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儿总是夏天,那儿夏天的暑气和夏夜的噪声通常使夜间育

① 一种清凉饮料。

儿室成为一个仙境；而有时候在清晨，那些穿着红外套的士兵分列行进，和一个鼓笛乐队一起演奏《我把女孩丢在后面》。士兵的军服和田野里的罂粟一样鲜艳，而那种独特的调子给我留下持久的印象。我永不会忘记。我能记得，我的第一颗门牙是在库姆套在一根线上，把门砰然一关就拔掉了。我能记得我的姐妹们唱着“我的美丽少女啊，你要到哪儿去？”她们当中的一个扮演挤奶女工，手拎着一只字纸篓当作提桶。首先，我记得花园、玫瑰、水果、第一次试图将盐撒在一只鸟儿的尾巴上，以及那些在打草坪上精彩的游戏。

我们也许很难得在一生中有过一两次机会感受到一个夏夜的难以描述的魅力，那时时光似乎已停顿，世界变得虚幻，大自然沉浸在音乐和银色的光环里，摇曳的阴影和神秘的声音之中；那时黑暗、风景、飞禽、昆虫、树木、影子以及月亮，甚至一颗星星，都使美感、魅力和神秘升华到不可企及的高度，以致我们联想起浮士德指斥并反抗恶魔逼近他时大喊：“呆一会儿吧，你很美”^① 那倏然而逝的瞬间，以及利用奇妙的魔术使一切成为我们永恒的所有：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结尾，当罗兰佐和杰西卡让乐音悄悄送进他们的耳朵，并仰望苍穹缀满灿烂的繁星而惊讶时，当济慈希望在夜深无痛苦地寿终正寝时，缪塞在《五月之夜》里，维克多·雨果：当艾那尼和多菲亚·索尔在夜里举行他们愉快而短暂却以悲剧结束的婚礼时，他在月光之下幻想着沉睡的大自然正在含情脉脉地注视他们。贝多芬在他的奏鸣曲里，肖邦一而再地在乐曲里，舒曼在他的抒情诗里，特别是在《春夜》里，舒伯特在他的《小夜曲》里。音乐家们更肯定地无需用语言来表明这种魔术。

我熟悉许多这样的夜晚：俄国中部在收割完毕之前的黑夜；那

① 原文是德文。

时更夫的呼噜声加深了寂静,远处传来的踢踏舞的韵律和颤抖的手风琴声在魅力上胜似莎士比亚和舒伯特;佛罗伦萨的六月之夜,那时你看不见有萤火虫的草原,而群蛙呱呱的鸣声形成了一支极好的管弦乐队,或在威尼斯,在波平如镜的环礁湖上,那时红色彩虹仍旧挂在西方上空;海德堡的内卡河边的五月之夜,响着夜莺的欢乐声和发出丁香花的芬芳;五月的一个黄昏,在阿伦德尔公园里,参天的树木,微暗的草坪和鹿砦似的形状物好像是幻想中的欢乐的一部分;还有在德文郡南部的夜晚,九月的满月使花园和香栎树变得和普洛斯波罗岛^①一样虚幻。

但是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感受到像在库姆别墅夜间育儿室的夏日黄昏那样强烈的魅力,那时我们白天睡觉,躺在自己的儿童床上,猜想着墙壁上的图案,后来睡醒时已是黑夜,迷迷糊糊意识到对面夏日的暑气和黑暗中鸟儿的啾啾声。除非初次阅读济慈的《夜莺颂》的时候,除非通往过去的大门再一次敞开,旧的幻想和奇怪的敬畏之感、空幻和迷惑重新再现的时候,那个时刻的强烈魅力感,我决不会捕捉到了。

且回到育儿室生活上来吧。我认为,我们的伦敦生活是仿效大多数育儿室的框架。早上,在我们早餐以前,我们起床,洗脸,刷牙,浆硬衣领,走进餐厅,九时在那儿吃早餐,在父亲赶马车进城以前亲吻他,在餐厅尽头围绕着一个教皇半身雕像的底座游戏。然后在公园散步,有时作为乐趣在街上遛弯儿,或者逛一下克里默公司,邦德街玩具店。雨果和我都讨厌公园,我记得惟一真正兴奋的时刻,是有一天希利叫我别走近花坛时,我却爬过小栏杆摘取了一棵峭立的风信子。警察也许马上会来干涉,我想一个警察兴许会来劝告;尽管我好几个钟头像一个流浪儿和一个被追逐的人,泪水

① 莎士比亚《暴风雨》一剧的人物。年老的米兰公爵。他漂流到一个岛上。

中仍然含有胜利的喜悦的余味。也许，不彻底的忏悔，但并不悔恨。

我们年纪开始稍长时……比什么更长呢？我不知道……但我们是到时候了，每天早餐前，我们和姐妹们一块儿在我母亲的卧室里做晨祷。晨祷是简短的“我们的圣父”和其他一句短的祈祷文。然而多年以来，“我们的圣父”对我仍然是一句神秘而难以理解的惯用语，尤其是我祷告它完全是用声音，而绝不是靠领悟，同时认为“whichartinheaven”（“在天堂所作所为”）是一个字，而“Thykingdomcome”（“你的天国”）是另一个字。我从不问它作何解释。我感觉有点模糊地认为，要是我能懂得它的意义，那它的作为祈祷的一些价值就会失掉或缩小了。我也记得很年轻的时候学习赞美诗，“远处有座绿色小丘”。我觉得它十分费解。大多数绿色小丘都有城墙围绕着，我认为这是当然的，而这座特殊的小丘却没有。在夏末，我们除了去库姆外，还去德文郡，去梅兰德、诺斯的村庄附近、马尤和纽顿，以及离耶尔姆河不远的一个海湾。我记得那是准备第一次旅行，当时在育儿室有人正在给我穿衣服，我父亲的仆人迪肯先生来到育儿室，问我喜欢不喜欢一张车票。他然后给了我一张带有圆孔的漂亮的绿色车票。我问他我拿它派什么用场。他说：“你可以拿这张车票去换取巴思葡萄干甜面包、班巴利饼干、果酱卷、脆饼和猪肉香肠。”我在出发时的忙乱中把车票丢失了。帕丁顿车站回荡着丢失车票者的绝望哭声。有人给了我半张白色头等车票也没用，列车员布洛克先生给了我所有其他种类的车票也无济于事。因为那不是同样的东西。那张带有圆孔的车票使人想像出极好的希望和奇妙的交换景象。我知道，腊肠、班巴利饼干和巴思葡萄干甜面包（它们都是迷人的东西），是别车票不能取代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了。我记得那些成年人说过：“一张车票？当然，他可以有一张车票。这是给那个可爱的小孩子的票。”我认

为他们完全误解了。好像那张白色车票是有点像惟一的通行证一样,可以换取新的不寻常的礼物似的,像那带有圆孔的纯绿色车票那样。在一次旅行的终点金桥路上,列车出了轨。我们是坐在客厅式的豪华车厢内,记得我母亲的侍女曾把事故的发生归咎于坐客厅式豪华车厢总是不安全这个原因。本应是一桩令人愉快的事嘛,我们大家都下了车,有人给了我一只柑橘。

列车员布洛克先生是我们所有孩子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而我们主要的乐趣是向他打一个谜团:“为啥春天出门有危险?”我会留给读者谜底,只是用它作为一种引导,对谜底的第一部分是因为树篱正在发芽,而谜底的第二部分是特别适合布洛克先生。我怕布洛克先生永远不明白为什么,虽然他肯定是喜爱谜语的。

我已经说过,我不能给育儿室和学堂时期之间确定任何分界线,但是在我接着学习学堂的学科之前,我要记录下属于学堂前时期的几件事情。

清晰地浮现在我心头的一件事是五十先令列车事件。那时候伦敦有两家玩具店叫克里默。一家是在新邦街 27 号,我想是在特西尔珠宝商社的近旁;另一家是在里根街,自由地区和皮卡迪利广场之间的什么地方。

在里根街商店的橱窗,陈列着一只装着人的长列车,它标价五十先令。在 1921 年,五十先令只能购到一只小的机械列车。我记不清这事发生的时候,我是否已上了学堂,可我知道我仍穿着罩袍,还没有到穿长袄的身份。我经常要求去看这个商店橱窗,盯着那辆五十先令的列车,看来它首先令人惊奇的是它的体积大小,其次是它的价格。世界上谁能一下子就有五十先令呢?

我从未想到能占有那辆列车;可我经常想知道世界上是否有人能积蓄五十先令。我们每人每星期六得到六便士,但总是马上就花掉,我也不会计算,甚至想不出要多长时间才能把六便士积存

够五十先令。

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们在库姆时,我被打发到客厅去,然后又被吩咐走进了餐厅。我开了门,地板上正是那辆五十先令的列车。如果一个仙女飞进房间,把我高高举起到天花板,我也不会想到有一个比这更神奇的事实了。从那时候起,我肯定知道能出现奇迹,而且就会出现,后来的经验已经坚定了这信念。可机车的烟囱没多久就碰坏了。据说木匠图姆斯先生能把它修理好,于是我盼望另一个奇迹出现。他修理了,可在一定程度上简直不能令人满意地看作是奇迹,尽管实际使用时是完美的。他把用黑木头做成的一只实心烟囱在车床上加工,并把它安装在烟囱应该安放的地方。我佯称满意,可我内心里相信图姆斯先生是不知道怎样做烟囱的。

我六岁时发生的另一桩事,是去观看德鲁里·雷恩^① 童话剧《鹅妈妈》。^② 这是一幕变形剧,一个大仙女扇动鲜绿色的蝴蝶般的翅膀,当阿瑟·罗伯茨^③ 吹喇叭的时候,他把全部牙齿都吐在地板上,仿佛这些牙齿是个累赘似的。这无疑是语言无法形容的一种忘我境界。似乎更令人兴奋的另一件事是玩偶之家。我玩弄玩偶,可不像女孩那样,她们像母亲似的照顾它,还给它穿衣服。我的玩偶都是小得怪可怜的,既不能穿衣服,也不能脱衣服,它们只被用作木偶戏。我让它们宣布召开会议,演戏,讲故事,最经常扮演法国梅罗文加王朝的帝王。这是在教室时期的初期,我们管那些玩偶叫奇比力、厄蒙卡德、克洛西尔特、布兰塞·德·卡斯蒂、弗雷罔特、布鲁尼奥、高尔温茨、比列夫的佩平,以及其他属于同样遥远

① 原是15世纪德鲁里家族一成员建造的一所大厦。坐落在伦敦德鲁里·雷恩大道以西的拉塞尔街。1661年改建为剧场,1663年开幕,上演英国剧作家波蒙和弗莱契的剧本。它曾先后两次(1794年,1808年)毁于火灾。1812年重建,后来上演通俗童话剧和音乐喜剧。

② 英国剧作家、作曲家迪布丁(1745~1814)的儿歌集。

③ 阿瑟·罗伯茨(Arthur Roberts, 1852~不详),英国喜剧演员,声乐歌手。

的历史时期的名字。有一天,我被告知玩偶之家要上演了。我兴奋得睡不着。一天晚上,当我上床想睡觉的时候,希利、格拉斯和安妮在吃晚饭时认真地进行密议,说像玩偶之家这样令人兴奋的演出,不应该让我玩儿,它会损坏我的健康。我佯作熟睡,翌日,我假装对玩偶之家不再感兴趣,但当它上演时,一切玩具都搬了出来,放在地板上,把它们排成两长行,在一端尽头有个宝座,让奇比力和弗雷芒特能够宣布召开会议。

有一年在伦敦,我果真看见维多利亚女皇乘坐金色轿式马车去参加议会开幕式,她头戴一顶小皇冠,身披貂皮斗篷。这皇冠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可它仍然是个皇冠,而轿式马车具有真正的灰姑娘的品质。

话题暂时回到玩偶上来吧。有时候,我经常和我父母一起去梅兰德过复活节,其余家人就留在伦敦;而玛格丽特通常以玩偶们的口气写信给我,信的开头是“亲爱的爸爸”,^① 信尾是“弗雷芒特”或“奇比力”,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这些书信经常使我在成年人面前不胜惶惑和羞辱,我把它们秘密地收藏起来,特别是有别的儿童在场的时候,因为我曾经玩过玩偶,知道玩偶被认为有点古怪,并容易被误解。

当然,在育儿室,雨果和我做过没完没了的化装游戏,特别是在沐浴时间(沐浴是坐浴)。我记得雨果拒绝去沐浴,因为我们扮演做鱼的游戏时,我抢先扮演鲨鱼的角色,不让他扮演鲨鱼。“希利”,他哭喊着,“我要做一条鲨鱼。”但是不,我不要听,他必须做一条鲸鱼,鲨鱼很容易制服鲸鱼,我这样说。

进入教室意味着上课和在楼下吃午餐。教室居住着我的三个姐妹:伊丽沙白、玛格丽特和苏珊,统统由法国家庭女教师雪丽叶

^① 原文是法语。

管教。我认为雪丽叶是世界上最漂亮、最聪明，总之是非常好的人了。我对她那近似魔术般的才能的最早回忆，是当时她拿许多有色丝绸，放在一块玻璃后面，并说这是一个幻影，^① 我相信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也确信有朝一日我会娶她。这个梦想被我的姐妹伊丽莎白的行为可悲地毁掉了。伊丽莎白是我的大姐，玛格丽特是二姐，苏珊是三姐。我坚信有仙女。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讲了许多关于仙女的能力，助长了这种信念。伊丽莎白说她是仙女的女皇。有一天，她说：“正是因为你要娶雪丽叶，当你们在教堂时，我要把你变成一只青蛙。”这是在伦敦的教室里说的。教室是在育儿室的楼上。伊丽莎白刚说出这不吉利的话，我就奔到门口，号啕大哭，这哭声从楼上女仆的房间传到地下室女管家的房间，穿透整座楼房。尖叫声和号啕震惊了整座房子。希利从育儿室里冲过来；正在卧室里做针线活儿的雪丽叶跑了出来；我母亲的女仆狄莫克，我们管她叫D，走下楼来，说：“唷，这倒奇怪！”女管家施派从地下室女管家的房间往上面窥看；最后，我母亲从客厅里走来了。我抽噎着说明了事故的原因。“她说……呜呜……呜——呜——呜，……她是个仙女……呜呜，呜呜……当我娶雪丽叶的时候……呜呜……她要把我变成一只青蛙……”一切使我平静下来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伊丽莎白这时引起大家的兴趣，全屋子的人都齐声对她说，“就说你不是个仙女吧。”可伊丽莎白变得像大理石一样坚硬。她说：“我是个仙女，我怎能说我不是个仙女呢？”我感到这个声明很真实，而且十分有根据。我啜泣和嚎叫得更凶了。大家对伊丽莎白都很生气。每个人尽力抚慰我，只会增加我一阵阵的抽噎。大家对伊丽莎白哄骗、说服、争论、贿赂、恫吓、规劝、责备、诅咒、恳求、呼吁、哀求，但这一切都是无效的，她不肯改变她的立场：

① 原文是法语。

她就是个仙女。

这戏剧性场面继续下去。不论什么手段也制止不住一阵阵的啜泣,控制不住汹涌如潮的苦恼——即使是雪丽叶自己保证允许举行婚礼也不行。一个半小时的争辩以后,伊丽莎白被领下楼去评理,先答应用重赏笼络她,然后打发她去就寝。她终于答应和解了,最后让步说:“我会说我不是仙女,可我确是。”这种让步从她嘴里吐出来时,全家人都很欣慰,她们赶忙跑来告诉我这好消息:伊丽莎白自己已经说她不是个仙女了。我一听这消息,眼泪就立刻止住了,心情也完全恢复了平静。可是,伊丽莎白虽然投降了,玛格丽特却更加强硬了,在下午的其余时间,她继续嘟嘟囔囔,她说(像伽利略^①一样),“我仍然是个仙女。”

玛格丽特在教室里是个活跃分子。她常常淘气。我记得在库姆,我和雪丽叶一起做课时,她透过教室的窗口看着我们,并扮鬼脸。雪丽叶有一天对她说:“你会把一个团的士兵气得脸发红。”^② 伊丽莎白轻浮而可爱,苏珊慈爱而明智,被认为酷似她的父亲,但玛格丽特好做作,有想像力,非常顽固。

她知道为了雪丽叶的缘故,我不愿承认英国人在战争中曾打败过法国人。所以她不时以低沉的声音点出英国人与法国人作战并赢得胜利的战役名单,从克雷·西·普瓦蒂埃^③开始,以一种逐渐加强的攻势到达阿甘库尔,^④而战斗的最高潮则在滑铁卢^⑤结束。我经常举出两次战役来反驳,一次是所谓布维战役,是发生

① 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② 原文是法语。

③ 英王与法王之间进行了一场以百年战争闻名的长期斗争。这不是一次战争,而是一连串战争。战争的第一阶段从1337年到1360年,英国入侵法国,赢得了两次辉煌的胜利。1346年在克雷西和1356年在普瓦蒂埃。

④ 从1415年到1420年开始了百年战争的第三阶段。英王亨利五世对法国重起战端,入侵法国。1415年在阿甘库尔大败法国人。

⑤ 滑铁卢是比利时的城镇,1815年英国与法国拿破仑在此作战,结果拿破仑惨败。

在普兰塔根纳王朝^① 其中的一个最黑暗时期，赢得胜利的是菲力普·奥古斯特；另一次是枫丹诺战役。^② 我觉得这两次战役都是牵强无力的反驳。

玛格丽特的另一个虚构故事是有关于一个名叫路易斯昂的神秘人物，她常来看玛格丽特，但来访时，恰巧我们总是不在家。如果我们忽然走进房间，玛格丽特就会说：“真可惜！路易斯昂刚才来过。没看到你们，她会感到非常遗憾。”我们尽力想看看路易斯昂，却总是恰巧错过机会。如果我们外出时没有玛格丽特同行，路易斯昂那天肯定来访。我们经常刚刚到家，路易斯昂就悄然离去，我们总是碰不着路易斯昂来访的准确时刻，这种无能为力使我们长时期感到恼火。

玛格丽特的另一件有力武器是背诵。她通常用英语和法语背诵，而用这两种语言，对我的影响无异是清除了怜悯和恐惧。我最记得《俄林勋爵的女儿》是用表演似的姿态背诵的，而且几乎和《赫纳尼》里的一段相同，开头是：

“阿拉贡加尔山！加利西！埃斯特拉玛杜尔！

唉！我给周围所有的人带来不幸！”^③

她背诵时，她的眼睛滴溜溜转，目光咄咄逼人！

《俄林勋爵的女儿》^④ 是在苏珊的帮助下诵读的，她的演唱令人感到有舒适和宾至如归之感，苏珊不会发她的“r”音，而发成

^① 指从12世纪亨利二世即位至15世纪查理三世死的王朝；金雀花王朝，安茹王朝，布兰他日奈王朝。

^② 1745年5月11日英国及其盟国德国、荷兰在枫丹诺与法国作战的战役。结果法国得胜。

^③ 原文是法语。

^④ 英国浪漫时代诗人陶玛士·坎贝尔(Thomas Campbell, 1777~1844)的歌谣体小诗，作于1809年。这首诗写一个少女和俄尔瓦岛的酋长私奔。他们说服一个船夫在暴风雨中把他俩渡过港湾。小舟正在被风暴淹没，这时俄林大人及其随从到达岸边，他看见这种危险，悲苦地嚷道：“回来！回来！我宽恕你的，高原酋长。”但是太晚了，波涛把他的孩子淹没了，他只得在那里痛哭。